

【目錄】

[[查看](#)>顯示文件大綱 即可跳轉]

— 前奏、冀望 —

又有誰何曾知道，我所想的……

「妳真是古怪呢。」男人喝著酒，看向身畔一臉不悅的女孩，「帶著一股子令人厭惡的氣息，但作風卻又意外的光明磊落。」

「令人厭惡的氣息？」女孩的嗓音輕輕軟軟的，就像春風拂過一樣，卻也帶著無盡的活力，「啊啊，你不知道呢。」她輕輕笑著，垂下眼睫，深藏在衣服裡頭的印記，黑色的骷髏，總是宛若嘲諷一般的笑著。

「真是詭異的丫頭。」男人聳聳肩，不再多言，自口袋掏出金幣，拍到桌上後，下了吧台，「下次有機會再合作吧，希爾坦。」

也只有人類，沒有辦法知道吧。

她彎起眸子，無聲地笑了。

人類，令她深愛又深恨的存在。

她沒有喝酒，始終就是坐在那兒，酒保見與她同坐的男子走了，開口問：「這位小小姐，您不跟著您的家人走嗎？」

吵雜的環境讓他沒有聽清兩人的對話，他猶疑了一下，還是上前詢問。

「不是的唷，他不是我的家人。」

家人這種東西，從來就不曾擁有過。

更何況，她早就被族人捨棄了。

「這樣啊，抱歉，我搞錯了，那麼小小姐，需要喝點果汁嗎？」酒保瞅著女孩，瞧著她端正的坐姿，想著對方應該也是來自富裕家庭。

「不必了，我還有事情，謝謝。」

希爾坦朝人微笑致意後，便跳下椅子，離開了吵雜的吧台。

算一算，她到底，流離失所了多久了呢？

一個又一個傭兵團，她沒有一個能待得長久的。

她的氣息總會引起馬兒們的不安，縱然她在怎麼將自己的存在感縮到最小，最後，還是會離開本來待著的地方。

「這處，就沒人了吧……」她走到森林深處，找了棵茂密的樹下坐著，她垂著眸，抬起手，將頭給取下，放在懷抱裡。

她緩緩閉上眼。

唇角的笑容很淡,「沒辦法了呢。」

好累。

她還想要繼續注視著這些短命的物種。

他們生活短暫,卻燦爛無比。

明耀到讓人羨慕。

「那麼,接下來,到哪去好呢？」

而她,卻無法企及那樣的一生。

— 序曲、乍到 —

死亡與新生

——最後，還是沒有誰能夠接納我。

女孩悲涼地笑著，任由自體內汩汩流出的混濁血液，她咬牙，翻身上馬，捧著頭騎上愛馬，往森林奔馳，往無人的森中湖泊而去。

她與她的馬兒相對無言，「約瑟，對不起呢。」

她歪著頭，軟糯的聲音帶著悲痛，「我們必須向彼此道別。」她邊說，邊撫著馬頸，「吶，如果……如果我不是杜拉罕，就好了呢。」

純黑色的無頭馬匹用頸子蹭了蹭自己的主子，無言地向女孩道別。

希爾妲轉身，看向色澤因為深度而呈現湛藍色的廣袤湖泊。

抱著頭顱閉上眼，投身湖中。

纖細嬌小的身軀並未濺起多少水花，更顯得那小小的身體隨時都會消逝那般。她抱著自己的頭，蜷曲起身體，流出的黑色血液混濁了湖水，湛藍色彷彿被黑暗所侵蝕那般的成了更深的色彩。

照進湖底的陽光漸漸的被黑色所遮掩，希爾妲感覺到一片黑暗，嘴角帶笑，失去了意識。

她沒有歸處。

就連靈魂也是如此。

她感受到自己在一個奇怪的地方，但自己卻只剩下靈魂了。她嘴角牽起無可奈何的笑，一股子的黏濁感讓她感到難受無比，但卻也僅是如此。

時間就像是停止了那樣，讓她感覺無比漫長。

什麼聲音都沒有。

什麼味道都沒有。

就連睜開眼，也是一片黑暗。

寂靜的讓人感到害怕。

無限蔓延的黑暗讓希爾妲不可自拔的感到絕望，卻也只能如此忍受這無盡的黑(寂寞)。

當她再次睜眼，卻發現自己是自睡眠中的狀態清醒的。

一頭長髮因為風而吹起，搔得她感覺臉頰癢癢的，這才張開眼。

她茫然地看著這片土地，心中卻已有答案。

她轉身看向身周，這是一片打理得相當整齊的墓地，往南方望去，是一個城鎮。

女孩站起身，將頭放回頸上，懷著忐忑的心思，朝著城鎮走去。

「神啊，若這是您最後的憐憫……」

——吾將不會再讓您失望。

— 其一、貪欲 —

這一切，都讓人心醉不已……

女孩靜靜地坐在圖書館的窗邊，凝著天空的兩輪明月，血紅色的眸子卻沒有太多的情緒，近乎空白。

「……到這裡，多久了？」

她喃喃自語著，漂亮的銀色短髮在月光下熠熠生輝，隨著她的低頭而微微滑動，爾後，她卻發現，自己不是在原來的地方了。

她蹙起眉頭，帶著困惑，身高不對，這是她到達涅時的型態、還有髮長也是。

——這裡是哪？熟悉卻又陌生，爾後，一個聲響在她背後響起，血紅的瞳眸微微緊縮，就像是驚嚇到那般，柔順的長髮也微微炸起，她深深吸一口氣，回頭看去，是一個人類的孩童。

「大姊姊，安迪今天也來了！」孩子笑得燦爛，手上捧著一束鮮花，「這是大姊姊之前想要的百合花，送妳！」他把那束純白的花捧起，而少女則是身過手，將花束納入懷中，眸中的情緒不再是平淡無波，而是帶著無盡的溫柔和纏綿思念。

「安迪，你今天這樣跑出來，沒關係嗎？」她的唇角勾起溫柔的笑，就像是鄰家姊姊一樣，眉眼間盡是對眼前之人的寵溺，「這裡可是森林的深處。」

「那姊姊就陪我去玩嘛！」金髮男孩嘟起嘴巴抱怨，眼中是藏不住的期待，「安迪會帶姊姊去好多地方玩的！」

「希爾妲，那個孩子是哪裡來的？」清冷的年輕男聲自森林的另一處傳來，草皮被馬蹄所踏的聲響隨之傳出，騎馬的青年自高聳的樹後現出身形，「這裡可是我和妳負責的領地。」

他那雙慵懶的金眸和黑色鬆散長辮讓希爾妲一秒認出了身分。

啊啊，對了，就是這個時候，我為這孩子招來了殺生之禍的隱憂。希爾妲斂去眉眼間的情緒，少女漂亮而同樣帶著霜色一般的聲音自唇中輕緩送出，「這孩子上次迷路，這次又來找我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青年眼中帶著打探，「妳……還記得的吧。」他眼中有著些許的擔憂，他知道，他認定的伴侶、眼前的少女，是如何的深愛著人類。

「嗯、所以，我等等會送他回去的，列恩。」銀白的身影站起身，直挺著腰，姿態優雅宛若貴族少女。

穿著一身白裙，捧著鵝黃百合的希爾妲在列恩眼中就像是聖女一樣的聖潔，神聖而不可侵犯，卻又帶著淡泊的溫柔，讓人不會不敢靠近。

「大姊姊真的不跟安迪去玩？」藍色的眸子中滿是失望，他低下頭，轉身跑開，「我自己可以回去，不用大姊姊送。媽媽說了，不可以來這裡……安迪，會乖乖的。」

小小的身影滿是寂落，但他也在這兩人的對話間感覺到了不尋常，再加上那匹駭人的無頭馬；令他隱隱約約間感覺到，那個銀白的身影在保護著他，所以他也不能辜負她的心意。

——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呀、小傢伙。

少女只是瞧了男孩的背影一眼，便轉過頭，在心中予以祝福。

「希爾妲。」青年走到少女身畔，輕輕將人擁入懷裡，「我很高興妳為我結束了旅行，選擇在我身畔常駐。」

希爾妲眷戀的蹭了蹭，汲取戀人身上的氣息，「笨蛋。」冰冷的音色染上了些許溫度，「我也該是放手了呀，不然……」

他知道、她也知道。

他們族內的禁忌。

「好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列恩低頭，金色的眸子眨了眨，他將纖細的少女抱上馬，爾後自己也翻身上馬，擁著人回到森林更深處的住處。

希爾坦若有所思地看著列恩，再看看展現在眼前的景色，這讓她卻信了一件事情。

她想要去挽救自己所犯下的罪孽，如若這是幻境僅是考驗也無妨。

*

少女清冷的面容映在澄澈的湖面上頭，一雙血紅的眼在蒼白的肌膚之下更顯鮮豔，她盯著湖中著自己始終有些不能適應。

畢竟她保持著短髮女孩的樣貌也不知幾許了。

「希爾坦，過幾日族內有聚會，妳會去嗎？」清冷卻帶著溫度的聲音自少女身後傳來，她回首，想起之前自己似乎是沒去的吧。

或許做些改變，能挽回一些事情？

她輕輕頷首，「我們一同去吧。」如冰晶一般的嗓音輕輕響起，帶著些許的軟糯，「好久沒有看到大家了呢。」

「嗯。」列恩笑笑，坐在她身畔，執著木梳為少女編起兩股細細的長辮，爾後將其連同其他頭髮束起，為她紮了個高度適中的馬尾。

希爾坦甩甩頭，感覺有些重，她疑惑的看著伴侶：「為什麼突然給我綁頭髮？」

「突然想幫妳梳頭而已。」

這些日子裡，列恩注意到那抹銀白的身影總是帶著化不開的愁緒，他總要找點方法為心愛之人轉移注意力。

「唔，很久沒綁頭髮了，有點不習慣呢。」她朝人側頭輕笑，爾後靠到列恩的懷裡，「近日的名單你處理完了？」

「嗯，我知道妳不喜歡做這些事情，便把妳的也完成了。」金眸裡映著少女的面容，眸子的主人僅僅一笑帶過。

「這樣你負擔不會很大嗎？」希爾妲遲疑地問，她有些擔憂對方的身體。

列恩聽聞此話，心中感到溫暖無比，他低頭，輕吻帶著淡柔香氣的髮頂，「沒事的，只要妳無憂無慮，我怎樣也無所謂。」

我願將一切奉獻於妳，許妳一世無憂。

「我們的生命，好長好久的……若是你厭倦了，要跟我說。」

「不會的，永遠都不會。如果妳也厭倦了活著，我們便一同投入死亡吧。」

*

聚會如期舉行，參加完後，列恩與希爾妲平平順順的回到他們負責的區域，希爾妲繼續過著整日看書、睡覺、發呆和列恩撒嬌的日子。

時間荏苒，四季嬗遞，少女也說不清她到底在這裡生活了多久的時間，直至一日，她看到城鎮的方向冒出一團團的黑煙，她看著空蕩蕩的住處，咬咬牙，轉身，翻身上愛馬，朝著城鎮的方向前進。

她看到了在路上蹣跚的少年，恍然對方便是多年前誤入森林的安迪，少年看到容顏未變的銀白身影，嘴唇一顫，放聲大哭。

「大姊姊……拜託妳、拜託妳救救大家，我知道妳有辦法的對嗎？」

少年哀泣著，父母一陸掩護他逃出來，身死在亂箭之下，他卻無能為力。他見到了這熟悉的身影，情緒一下子放鬆、崩潰了。

「不……」希爾姐苦笑，「我不能。」

她不能干預他們的生死。

更何況她的當初的作為，無比的匪夷所思。

她救了無辜的鎮民，卻放走了那些搶匪。

喔，至於原因？

因為她深愛著這個名為人類的種族，深愛到想要看到他們的百態。

幸福快樂的笑也好、悲慘至極的痛哭也好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都讓她——

心醉無比。

「我可是杜拉罕啊。」少女笑著，將頭顱自頸子上取下，「如今你還想要向我求救嗎，少年？」她的臉上帶著譏諷的笑，「我們可是死神的化身。」

— 其二、怠惰 —

.....已經，夠了吧。

女孩一如往常的行走於街道上，想要更加了解這個地方，邊探索，她與人交談，細聲細氣的軟糯嗓音，再加上可愛圓潤的臉龐，讓許多住民都笑呵呵的與她聊天、交換所知的情報。

她向人道別之後，捧著頭顱來到墳墓前，陷入迷茫。

這個死亡之地，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？她縱然不能理解自己在這個地方醒來的原因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正當迷茫之際，眼前景物一花，她赫然發現自己正站在一片花叢之中，手裡抱著一束白色的花朵，她茫然片刻，聽到有人叫喚她的聲音。

「希爾妲，藥草採到了嗎？那個白色的花——藥師正急著用呢。」男人匆匆奔向她，著急的問，看到她懷中的花束，這才發現她已經完成藥師的交代了。

「真是的，妳在這裡發什麼呆呀？」男人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，眼前的少女懷抱花束的模樣雖然是美得讓他心動，但他也相當快速得將那種驚艷給壓下去。

——希爾妲是傭兵團裡相當厲害的槍兵，而他可贏不過這個看起來柔弱的少女。

希爾妲撇撇嘴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垂下經過偽裝成淺藍的眸，她越過男人，走向傭兵團的駐紮地。

「真是的，這個脾氣.....也不知道誰敢娶。」男人在後頭碎念道，但也不敢太大聲。他知道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生物，而他也是，他不得不承認少女的美麗足以讓許多人可以為了慾望拋棄生命。

「奧茲。」屬於少女清冷的聲音輕飄飄的順著風傳到男人耳裡，「我們等等談一下人生理想吧。」

男人聽到這句話，瞬間噤聲，什麼都不敢再說，加緊步伐跟在希爾妲背後，回到在河邊駐紮的夥伴身邊。

在男人眼中的少女，純白的裙襬紛飛，與衣裙同色的髮在風中飛揚，那樣的風景，就像一幅畫一般。

他永遠也無法忘記。

*

「這次任務真沒想到要跑這麼遠啊。」奧茲不耐地說著，他抓抓一頭短髮，顯得相當煩躁。

少女沒有說話，靜靜地坐在馬匹上頭，她的馬兒也進行了偽裝，再加上她對隊伍裡的其他馬匹也進行了施壓，所以並沒有人察覺出這裡混入了一個杜拉罕。

「確實，我們為了這個任務可是在山裡走了五天了。」團長無可奈何地笑著，他轉頭看向一臉沉默但卻又專注地注意周遭的希爾妲，調侃奧茲：「你也不學學人家女孩子，多麼認真在工作。」

「切！」奧茲磨磨牙，卻發現自己無法反駁，只好恨恨的撇過頭，看向前方。

「老大，今天就在前面的湖邊駐紮吧？」前頭探路的人回來報告路況，待所有人來到他所說的地點，有著大鬍子的團長滿意地笑了。

「這位置選得不錯。」

深夜，輪到希爾妲和奧茲守著營火，兩人對坐在營火前，相對無言。忽地，希爾妲聽到有細小的聲音傳來，她看向聲音來源處，是一群祭司。

她抿抿嘴，眸子有些不安地眨了眨，她拉起帽兜，一言不發地盯著火焰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們可借點營火嗎？」為首的祭司開口問道，奧茲看了眼完全不想搭理別人的希爾妲，嘴角抽了抽，但還是向祭司們表示同意。

金髮祭司一直盯著不言不語的少女，她有些疑惑，但還是開口說：「你們這裡有黑暗的氣息。」

「啊？黑暗的氣息？你是說我們團裡？怎麼可能，我們可是一同作戰了兩年的伙伴，可從沒聽說過啊。」

「希望只是我的錯覺吧。」祭司有些困惑，那種氣息隱隱約約的，就像是殘留一樣。

「希爾妲，妳要不要先去睡？」奧茲看向仍舊沒有發言的少女，開口問。

希爾妲抬眸，看向奧茲的眸子寫著不解。

「很少看妳這麼安靜……身體不舒服就先去睡吧，女孩子總有那麼幾天會不方便，不是嗎？」

希爾妲微微一楞，隨即反應過來，「那我就先去休息了，下次我在幫你多看些時間。」清冷的聲音染上淺淺的溫度和愉悅，她因為夥伴的善意而感到心暖。

「嗯！快去睡吧。」

金髮祭司看著希爾妲，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說。

——希望只是他的錯覺。

*

眾人來到了被黑暗生物襲擊的村莊，與祭司們正好同路，也因此希爾妲感到相當不自在。

那時候就是在這裡被發現的吧……

當年她選擇將這裡的所有人都殺掉，包括一同旅行了兩年的伙伴，但這次……

正當她恍神，金髮的祭司卻走到她面前，將她的帽兜拉下，露出她如白瓷般的臉，「妳到底是『什麼』？」

「我？我不是什麼。」希爾妲有些不滿於對方的行動，但她也只能沉下氣來，冷靜地和人對話。

「妳的眼睛剛剛閃過紅色，妳的眸色，並非淺藍吧。」

「啊？那邊的，你不要騷擾我們家傭兵團之花好嗎？」團長和奧茲走向似乎要起衝突的二人，奧茲自然而然地將希爾妲帶到身後，以保護之姿站在那裏。

「我確認這個人並非人類，是死靈生物。我想她是因為懼怕陽光才整日遮遮掩掩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希爾妲將手放到陽光之下曬了一陣子，皮膚很明顯地紅了起來，但卻沒有像祭司所言那般受傷，她收回手，「這下子你明白了嗎？我怕曬。」她冷冷地說道，轉身離開。

其實她也很懶的解釋，只要殺光就沒事了。

但她已經不想再殺人了。

她對於這件事情感到厭煩無比。

「怎麼可能……！」

祭司的面容扭曲了下，雖然他將情緒收斂的很快，但也引起了希爾妲和奧茲的注意。

「嘖嘖，雖然妳很暴力，但也意外的嬌貴呢。」奧茲看了看希爾妲，不禁感嘆道，「果然是個嬌嫩的小姑娘。」

「比起感嘆這個，你還不如去娶個媳婦回家。」少女揚起嘲諷地笑，轉身打算回去，錯過祭司身畔時，她朗聲道：「杜拉罕根本就不畏懼陽光。」

祭司瞪大了眼，看向少女大無畏的臉，不禁顫抖了下，不知是怕或是怒的，「異教徒。」他最後也只能狠狠地咬牙。

無頭騎士在他們的界定中，相當模糊。

幾乎可以同等死神的存在，又同時是死靈生物的他們，擁有強大的力量，雖然他可以奮起殺了眼前的少女，但難保會引來其他杜拉罕圍剿他們。

杜拉罕行經的路上，不會有任何存在能夠抵擋他們。

他看著放棄去掩飾身分的少女，感到相當迷惘。

「妳是杜拉罕？」奧茲乾巴巴的開口，他看著眼前如同嬌嫩花朵般美麗柔弱的少女，心情不禁矛盾了起來。

希爾坦只是揚唇，一雙淺藍的眼染上艷麗的紅，她的愛駒在她的召喚之下到來，她翻身上馬，揚長而去。

她已經累了。

不願再去猜測那些人類的心思。

— 其三、憤怒 —

.....我所厭惡的。

「對了，我們等等去那裏可好。」希爾妲的指尖指向另一端的山巒，「反正，列恩你事情都做完了，對嗎？」少女笑著對伴侶說道，青年無奈一笑，抬手揉了揉希爾妲的頭。

「既然你想去，那就走吧。」他邊說，將少女抱上馬，自己也隨後跨馬而上，擁著懷中人，伴隨山間涼爽的風前行。

「總覺得會被你寵壞呀。」希爾妲笑著道，心中卻是滿滿的不捨，她知道這樣的體驗，在這次的事件結束之後，就又要消失了。

——而且她恐怕，要失去他了。

行進間，兩人說說笑笑的，突然，列恩看向後方，他輕輕拍了拍馬兒，馬匹隨著主人的意志停下。

「那邊有聲響。」

希爾妲放在膝上的雙手握了握拳，「是什麼？」她照著記憶中的回答回話，看著列恩蹙起的眉間，不安地問。

「希莉，你先在這裡等。」他翻身下馬，手中的武器隨著他的力量凝聚兒現形，「我去探探。」

希爾妲茫然地看著青年的背影，她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現在的情況。

「喔，沒想到，這裡會有與死神相同身分的杜拉罕在啊。」伴隨著一個自樹林後的身影走出來，清脆的女聲中帶著興奮，「吶，杜拉罕的頭，值多少錢啊？」

「你是白癡嗎，杜拉罕頭跟身體本來就分開的。」另一人跟在女性身後，臉上滿是鄙夷，「應該問，殺了杜拉罕有沒有好處吧。」

「沒有好處吧？」她伸了伸懶腰，「畢竟，死靈系的，死亡就是消亡啊。」

「這麼說也是，但也可以讓我們這個搭檔組合，更上一層樓吧。」

列恩皺著眉，「你們有何目的？」

「喔？我們只是路過呀，但沒想到，會遇到這麼稀有的獵物啊……喔，還是一次遇見兩個呢。」女性笑咪咪地說道，她解開罩在身外的袍子，「不知道，身為大祭司第一弟子的我，有沒有辦法成功殺掉杜拉罕呢？」她邊說，抽出法杖。

雖然說這是試煉，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。希爾妲低著頭，忖度著。

——但我，還是無法改變。

她舉起由漆黑的長槍，雙腿夾緊馬腹，直直衝向那名身穿祭司服的女性，毫無猶豫的刺擊。

「什……」女性閃過身，勘勘躲過自腰際擦過的槍尖，眸子閃過驚慌，「這下子，我可得重新定義杜拉罕了啊。」她勾起笑容，「有趣，原來你們的武器也不是鐮刀而已啊。」

「希爾妲，退下！」列恩看著眼前的人類女性開始凝聚聖光，不由喊伴侶的名字，「太危險了，這邊由我來就好。」

「列恩，我好歹也是杜拉罕。」她輕輕一笑，「既然會有人類把我們當成獵人頭的目標？太可笑了。」她甩了下長槍，專注地盯著眼前的五名人類。

長槍破空的聲響宛若號角響起那般，列恩也隨之揚起笑容，「這麼說，也是呢。」

「杜拉罕所經之途，任何事物都要為我等讓路！」

二人異口同聲地喊，希爾妲繼續緊盯著自稱為大祭司弟子的人，拿著槍身的手一抖，挽出細密的擊刺，令女祭司不得不中止聖光的凝聚，試著閃躲，而人類的同夥也拿出刀劍為她回護，卻不料列恩在此時也舉劍向他們橫斬，硬生生地將他們與女性祭司劃開距離。

「該死！這樣蘭雅會被殺掉！那女人根本沒什麼近身戰的技巧！」

「妳知道為什麼我生氣嗎？」希爾妲在使出密集的攻擊之下，仍游刃有餘的說著話，就像是聊天那樣，「我確實很喜歡人類，但是，」她邊說捅穿了女性祭司的右肩，「被騎到頭上來，可就不太好了呢。」

女人發出慘叫聲，她再也無力去凝聚力量，隨著希爾妲抽出長槍，她連聲音也無法發出來，坐在地上，狼狽地往後爬。

「讓我再多看一點呀。」希爾妲笑著，她側著頭，「你們人類的百態，我最喜歡了。」

絕望、喜悅、憤怒、貪婪……啊啊，多麼令人嚮往的情緒啊。

「媽的，杜拉罕都這麼強嗎？」劍士吃力的抵擋著一次比一次大力的砍擊，感覺虎口都發麻了，他們四對一，卻一點優勢都沒有。

「比起這個，蘭雅好像快死了。」戰士無奈地苦笑，「早知道就把她拉回來了，這下好了，闖進杜拉罕的地盤，還惹火他們。」

「列恩，玩夠了，快點收拾吧。」希爾妲高舉長槍，一槍貫穿女人的心臟，她任由血液漸到自身身上，隨意抹了抹，意興闌珊的說。

「這麼說也是呢。」列恩看著伴侶的樣子，輕輕笑了笑，他最愛伴侶既愛人類但又會無情虐殺他們的樣子了，「暗藤。」他張口唸了聲，地面竄出黑色藤蔓將四人給束縛住，「我現在給你們機會。」

「選擇活著離開，還是死在這裡？」列恩問道，他實在是沒有興致去殺外來者。

「殺了吧，何必問。」希爾妲在他們張口回答前，笑著道。

「等、等等！我們、我們會離開的！請放我們走！」

希爾妲輕輕一笑，「想必以人類的個性，回去了會找人來討法我們，那麼麻煩的事情，我幹嘛不斬草除根。」

她邊說邊舉起長槍走過去，列恩卻先一步用手上的巨劍將人砍死。

「好了，我們走吧，時間還早呢。」列恩笑著牽起希爾妲的手，帶著人頭也不回地離開。

「嗯！」

— 其四、傲慢 —

遵從意志又何妨？

「有人跟你說過，你很討人厭嗎，希爾妲？」

說話的女人臉上帶著厭惡，金色的長髮帶著微微的捲度，她有著漂亮的棕色眼眸，但說出的話語卻與溫婉的面容完全相反。

「那又如何？」少女鮮紅的雙眼沒有任何情緒波動，她清冷的嗓音亦與表情一樣，不帶一絲溫度，「我做好了我的工作，而妳卻是央求其他人為妳做事，以顯得自己與眾不同……不覺得很可笑嗎？」她說著，漂亮細緻的五官柔和了起來，臉上帶笑，「妳，不過是個廢物，我說的有錯？」

「妳！」

「好了艾蓮娜，別老是找希爾妲麻煩。」在一旁本來還在看戲的劍士無奈開口勸道。

比起資歷，白髮少女先金髮女性來一年；論實力，他還沒見過希爾妲輸給任何人；論容貌，不得不說雖然艾蓮娜也是漂亮的女性，但比起精緻度卻遠遠不及希爾妲。

團內的每個成員都很喜歡希爾妲，畢竟她雖然性格清冷，但是能力一流，有什麼事要幫忙也是二話不說就提起長槍去支援夥伴。

「說什麼呢！是誰先找誰麻煩的？要不是她，我任務就能順利完成了！」

聽到爭吵走下樓的傭兵團團長見愛將被找麻煩，翻了個白眼道：「艾蓮娜，雖然希爾妲年紀比妳小，但她也算是妳在這個團隊裡的前輩，最好尊重點。」她頓了頓，笑道，「再者，妳確實是廢物。要是希爾妲沒去救妳，妳還能在這邊像她叫囂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艾蓮娜緊咬下唇，捏緊拳頭，看著始終淡然的少女，她不甘心，這團隊裡的男人的心幾乎都向著這胸部發育不完全的黃毛丫頭！

「論年齡，其實我比她還大就是了，薇特。」

「喔？」團長眨眨眼，有些訝異地看著身材嬌小的少女，「敢問我們家台柱今年芳齡幾許？」這樣一來，希爾坦的強大就有解了。

「嘛，如果妳打贏我，我就告訴妳。」希爾坦狡黠一笑，優雅的端起放在桌上的紅茶，「下個任務，我一個人就夠了吧。」她邊說，放下茶杯，「這種老是要對我怎樣的搭檔，我不收。」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補貼獎金我也不收。」

「嘖，好吧，妳就自己去吧。」她本來期望愛將可以帶帶新人，但是新人白目到她後悔因人情讓人入團。

說起來，艾蓮娜除了總是請團員幫她忙之外，似乎沒有實質性的功績啊。思及此，她皺起眉頭，覺得自己當初真的就是不該心軟。

艾蓮娜眼角抽了下，沒想到真的有人會這麼不留情面，不服軟的開口，歇斯底里的回敬希爾坦的話。

「妳這麼傲慢，遲早會死在外頭！」

死在外頭？希爾坦輕嘆一聲，回過頭，第一次正眼看向艾蓮娜，似笑非笑的看著女性，「或許，那是個不錯的選擇。」

如果，真的有什麼讓她會就此死去的話，那也是不錯的選擇。

甚至對她來說，是絕佳的一條道路。

在她選擇與種族使命背道而馳的道路時，身上的印記讓她再也無法回到族裡，或許死去回歸虛無，對她來說才是最正確的。

也是她對列恩的，贖罪。

——答應我，好好活下去。

青年那溫暖的嗓音，留下的最後一句話，不是怨恨，不是後悔，而是對她的眷戀以及不捨。

她真的很後悔，為什麼當初要愛著人類這樣的物種。

但她卻仍舊無法放手。

為什麼她像是受了詛咒一般，深深的愛著這個短命種呢？

— 其五、貪欲 —

更多、更多……直到我不能承受，我都還是不想放手

「希爾妲，妳的伴侶因妳而死。」男性杜拉罕看著面容沉靜的少女，冷冷淡淡的道，「杜拉罕的誕生已經如此不易，而妳卻愛著短命的種族。」

他雙腿交疊，姿態從容，很冷靜地述說著事實。

「從此以後，妳不得回到族裡。」

希爾妲抬眸，腥紅的眸子裡終是沒有一絲情緒洩漏。

男人輕輕一嘆，本來他還想，雖然希爾妲犯了重罪，但她的實力在族裡也是數一數二的頂尖，但如今對方的態度，讓他不能留任何後路給對方。

他不能，也不被允許。

「即便妳走投無路。」

他是這個族群的長老，必須以族為重。

「像妳這樣的存在，只會害得我們滅族。」

男人站起身，頭也不回地離開曾經屬於少女與逝去的同族的領地，準備再分配人手來這裡。

直至男人消失在視線裡，希爾妲才跪坐在地，將頸項上的頭拿起，抱在懷裡，不讓任何人看見那無法停止的哭泣。

突然，她感覺脖子一陣疼痛，少女茫然的停止了哭泣，她將頭捧起，面對自己的身體，發現頸項上多了一個深色的印記，整體為黑，一個骷髏頭被鎖鏈纏繞著，看來即為不詳。

她怔怔的看著印記，隨即笑了出來，伴隨著瘋狂的笑聲，她站起身，招來愛馬，「這裡不能待了……嗎？」

她將頭回頸項上，拿起繃帶纏繞纖細的頸子把印記掩去，向著人類的城鎮前行。

這一切的記憶，令她痛苦不已，更令她不想要去改變。

她深深渴望著人類的各樣形態，而此刻她渴求著他們的——

絕望。

— 其六、忌妒 —

期望生命燦爛炫目，是從來也無法擁有的奢望之夢

希爾妲提著能夠裝下她的頭的大小的金色鳥籠，在裏頭放了柔軟的枕頭，讓她能夠安然舒適的枕在上頭。

其實在這之前她也試過其他容器，但總被吐槽，直至這個華麗精緻的鳥籠，她的對外形象才訂了下來。

「歡迎來到達涅。」她站在墓園的門口，看著一臉茫然的準住民，「吾名希爾妲，是此地的領路者。」

她看著默默跟上自己的狼人，也沒有再多說什麼，提著鳥籠，踏上青石磚鋪成的道路，靜默無比。

「唉還真是，要不是小姑娘妳提著自己的頭，我還以為我只是到個普通的人類城鎮呢。」狼人砸砸嘴巴，空氣中有著許多氣味，剛烤好的麵包、濃郁的咖啡香，甚至還有各式料理的香氣。

「這裡沒有人類。」她細聲細氣的解釋，女孩樣貌的杜拉罕沒有將鳥籠轉方向好讓她看的見身後的狼人，「只有暗墮者，有機會來到這裡。」

狼人一愣，訝異於少女所言，「所以，我們是真的……」

「是的，此處為暗墮亡者歸所。」

——神給予我等的最後慈悲。

她轉過身，沒有在言語，直到偶爾身後狼人開口詢問，她才回答。

結束了這次的引導之後，略感疲倦的希爾妲抱著頭坐在圖書館窗邊的位置，隨著意識漸漸模糊，她想起了某次的試煉。

*

她，曾經也試著用自己本來的身分想要與人類相處，卻發現沒有人願意接納。

「走開！無頭騎士是帶來不幸的種族！」

「在靠近我們就殺了你！」

在憤怒激烈的語氣之下，是全然的顫抖著恐懼。

她從來只能獲得恐懼。

但卻在某次看到狼人甩著尾巴豎著耳朵，毫無任何遮掩的走在街上，那隻狼人卻沒有被鎮民所厭惡，相反的，他們很和善的語他打招呼，甚至還會有些小孩子塞水果給他。

為什麼同樣是非人，她卻必須掩藏自己真實的種族，才能得以與人類好好相處呢？

那一次她幾乎是精神恍惚地走上前，抓住那個狼人，惡狠狠地問：「為什麼你有這種待遇？」她邊說，甚至邊解開頸項上的絲帶，當眾將頭拿下來。

「為什麼我如此喜歡人類卻受到厭惡，而你卻被他們所接納？」

她邊說，眼淚情不自禁的落下，「明明我深愛著這個種族。」

「說什麼話啊妳，杜拉罕就該有杜拉罕的樣子。」狼人歪了歪嘴巴，不屑地笑了，正準備推開眼前這個嬌小的身軀，卻發現突然動不了。

「那麼，我現在取了你的性命，就符合了吧？」她笑著，宛若影子的黑霧緊繞住狼人，「不過是個狼人而已。」

而試煉之時，她選擇了離開那座城鎮，不願再從人類的眼中看到厭惡，那怕是自欺欺人也好，她仍舊希冀著，會有誰能夠接納她。

誰都好。

— 其終、抉擇 —

恍然發覺，本心從未改變

在經歷過這些試煉之後，希爾妲發現，她做出的事情，幾乎與原來的軌道一樣。

她自嘲一笑，除了她深愛著人類這點從未改變過之外，她似乎就只是個享受於人類的情緒變化的剝奪者。

她靜靜地走在青石板鋪成的街道上，看著往來居民各自做著各自的事情，有些茫然，望著身畔的事物，有些熟悉，有些陌生。

但是莫名的，心卻不如以往的忐忑，就像是有了歸宿一般。

「希爾妲！要不要嚐嚐這甜點？是新住民做的，似乎是我們所處時代沒有的食物呢！」

就在她沉思之時，一旁烘焙坊的老闆對著女孩喊道，對方見希爾妲轉過頭來，揚起大大的笑容，「吃吃看？」

「謝謝你，藍藍。」希爾妲接過糕點，有些遲疑地輕咬一口，在口中散開的烏龍茶香氣讓她不經挑起眉毛，「這倒是挺好吃的。」她從沒想過可以將烏龍茶加入糕點呢。

「不客氣！哎，話又說回來，你頸子上的印記樣子變了呢，看來妳也正式成為這裡的居民了。」

希爾妲茫然地摸摸頸子，「變成怎樣？」

「以往是黑色的，現在則成為淺淡的銀白呢。」藍藍打量著印記，「等等、銀白色……我記得沒錯的話，似乎從來沒有轉化成銀白色的呢，大家的頂多顏色變淺而已。」

「或許，是這片土地希望我做點甚麼吧？」

才剛說完，她忽然「感覺」到有新的住民即將到來。

「藍藍，我等等再回頭找你！」她向人揮揮手，來不及等對方的回應便奔向在城郊的墓園。

她看著一個身影從透明到實體，明白了自己在漫漫生命中的新目標。

「歡迎來到達涅。」她微笑，拉拉裙襬，向眼前的人行禮，「吾乃引路者，希爾妲。」

End, if...?